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六十六回 士悔妄欺成上達 道從疑愛被妖繩

話說懶惰二怪聽了道士來歷，招手兒叫後屋三四房妖魔出來幫助，那層層都鑽出幾個妖怪來。道士執劍在手笑道：「我也不審你們來歷，料著都是懶惰妖精，我道門揮開這把慧劍，叫你一個個滅形。只是我師兄在此，又動了他慈悲。」乃叫師兄：「讓你說破了他們，叫他離了老叟之門，別項尋頭路去罷。」僧人笑道：「師兄你差矣。既不用劍剿他，必須說破了他，叫他彌耳攢蹄，各歸平等，又何必叫他別項尋頭路。世間何事，可容他懶惰成精作怪？」道士道：「師兄你怎見得世間不容他懶惰精怪？」僧人說：「師兄你既在道，豈有不知？」道士說：「只當我不知，你且說一個明白，使這精怪聽得也好。」僧人乃說道：「說懶惰，真不好，這精作妖事非小。士若懶，志溫飽，黃卷青燈都廢了。何時奮翅騰青雲，看看時日催人老。農若懶，田多草，坐看禾苗日枯槁。有田不耕倉廩虛，日食三餐畢竟少。工若惰，藝不巧，若要稱良何處討。欲善其事必須勤，誤了工夫空懊惱。賈若懶，利須少，紅日三竿不知曉。東西南北不經營，資本從教都折了。」

僧人說罷，妖精聽了笑道：「你人面獸心，說的雖然近理，獸心難道非是妖怪，怎麼瞞得我！」僧人道：「我心正，便是妖也不為怪；你心地不正，便非怪也為妖。怎知我兩個除了惡念，便非獸心，雖怪不怪，投了明師，說得更更有理。」妖怪聽了道：「二位除了惡念，投了那個明師，做了和尚道士，便不為怪？」僧人道：「我兩個拜了高僧，從海潮庵來，有願在先，要行些方便。這老叟訓四子本份事業，卻被你們精怪鬧吵不安，我兩人怎肯放饒了你！」怪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那老叟能訓子本份，不能必子守份不更。誰教他四子懶惰的不勤，欺心的妄想，這農工商，一懶無復自勵。那欺心的尚有道理能明，所以我這欺心妖魔，還不曾把他上達精駁去。」妖怪說罷，依舊往屋簷下鑽進去。道士見了，向僧人說：「師兄，你這一番講，只能服妖怪之形，未能服妖怪之心。看來除妖滅怪，要服他心。」僧人道：「服妖怪之心，不如服屋主之心。人家屋從主心，邪正所係，比如四子從心正大，堅守本業，無妄無惰，妖自何來？我與師兄且相會老叟的四子，看是何等根因，便好除妖滅怪。」道士說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

二人乃出得堂前，只見老叟同著四個兒子坐在堂中，見僧道兩個半帶愁容，半帶笑貌，問道：「二位師父，我家屋內果是何妖作吵？何物成精？」僧人道：「你家原無妖怪，看來都是家鬼弄家神。俗語說得好：『怪由心作。』又說：『見怪不怪，其怪自壞。』你四位自心無怪，哪裡有怪？」四子道：「我四人奉父訓，習本份事業，自心卻有甚怪？」道士說：「大先生，你曾溫習本業，有妄外之想麼？有自欺欺人之念麼？大丈夫有份內事業，一毫不可懶惰，有妄外心腸，一毫不可妄生。比如為士的，忠君愛民，這是份內事業，便從窮時思達日，勤勤勉勉，就是暗地有妖魔，也是上達的精怪；若是出了份內，胡思亂想，一旦身榮，如何如何，這便是妄外蹉跎古怪，便有邪魔暗生，把你的上達路阻，這妖怪還要作災作禍。」老叟的長子聽了，點頭說道：「這道士說著我肺腑，想當日簡練揣摩之時，得意忘言之日，卻果然存心不在份內，思出妄外。從今隨他妖怪作吵，我還習我份內士人。」方才心服道士之言，懊悔當日之妄，滿面頓生光彩。僧人見了說：「大先生，你屋內妖怪存身不住也。」士人聽得，心入屋內，只見一個火光，燦爛如星，閃爍耀目，在屋滾出不見。長子出屋向僧道說：「向來妖怪打盞弄碗，今卻不見，只見一團火星，光芒閃爍滾出，此何怪也？」道士笑道：「恭喜，此上達星光，惟願先生順勉勵志，自然妖魔屏跡。」那三個農工商聽了道：「委實我等當初勤勞，做本份事業，家中平平安安，便是財利也增，百事也順，只因日久意灰心懶，便生出這怪事。大家兄既悔卻前非，我等從今以後，只是勤勞份內事罷。」三人說畢，便起身走去。老叟問道：「你三人哪裡去？」三子答道：「我們既說勤勞，安肯閒坐著說話。二位師父，我父陪你，我們乘時做事業去也。」三人一齊往外走，那力農的拿著釘鋤往田裡去，那為工的擔著器物往村裡行，只有為商的往屋裡去想路頭。只見一邊農工兩房內童僕出來，向僧道說：「我兩屋內妖怪影兒也不見了，真真安靜。」老叟便問：「第四子的房屋內可有妖怪？」那童僕說：「四官屋內妖怪反多了。」

道士聽得，執劍又進四子屋內。方才到門，只見一個美貌婦人攔著屋門說道：「人家有個內外，出家人如何不分個內外，直闖進來！」道士見是個婦女，只道是內眷，忙出屋外，叫老叟吩咐內眷且避。老叟答道：「只因妖怪吵鬧，我家內眷都避去別屋，此屋哪裡有甚婦女。就是有婦女，我家閨訓也嚴，定然不容她向人張狂亂語。」僧人便問老叟：「你家有何閨訓？」老叟道：「我家婦女六歲便不要她出閨門，三尺童子便不容他人臥內。親戚等閒要見一個內眷，也不能夠。況你僧道見了她，還要說各分內外的話。」僧人道：「我見人家男女混雜，不但見面說話，還有坐談說家常，親手接物事的。」老叟道：「此皆是小家子，沒禮體的壞了門風。老拙家從來有訓，無此樣事。」道士也問道：「婦女家要閨訓，這閨訓難道是老叟教訓？你這一個老人家也苦惱，四個兒子既要你教訓他各習本業，婦女們又要你閨訓他。」老叟笑道：「師父，你出家人只曉得教徒弟。比如一個人家生了一個孩子，算命犯華蓋星辰，說孤難養，棄了父母，送與你門中，或為僧，或為道，做個徒弟。可憐孩子無知，他不是那壯年知人事，好道的，為生死出家，苦行投師訪友。孩子家是父母舍送入庵觀，只知把孩子做個出家僧道，交與師父。師父好的，教訓他學經懺，接代山門；那不好的，把當一個童僕打罵，作賤使喚，總是異姓兒女，有甚疼熱。還有一等，多招師弟師兄群居，沒些道義，後來多有不成良善，為非作歹，還俗回家，只怕吃慣現成茶飯，做慣不本份心腸，就是還俗，也不成良善。師父，你知你門中教訓徒弟，便知我們閨訓，卻在為母的從幼把女子不放她出閨中，教訓她習女工，學婦道，只便是閨訓。」僧人聽了笑道：「比如出家做徒弟，也要把個孩子投個明師上等，為生死修真養性，見性明心，這是仙佛門中。不但你送子弟投門中，這等的師父他豈肯輕易收徒，必定要鑒察你心意根本，果有仙風道骨，方才收為弟子。次後一等良善僧道，為傳代接香煙，收人家一個弟子，必須也要叫他學習本業，守份出家，若是縱他吃葷酒，壞教門，不能教訓個好徒弟，反把人家孩子壞了。就是人家閨閫，多少母儀不良的，把女子學壞這母儀，也是脈脈傳來。又在為丈夫的，齊家為本。」僧人正與老叟講論，只見第四子為商的屋中，又打出一塊大石頭來，說道：「什麼好師歹師，父儀母儀，勤謹的自是勤謹，懶惰的自是懶惰。我丈夫是個為商的，經年在外，比不得三個伯伯，在家懶惰了，便荒廢本業。為商的有處賺錢，有處折本，孤身飄泊，便花費些資本，懶惰些道路，卻也有一日賺來補去。」道士聽了，向老叟道：「此明明是你四郎內眷之話。」老叟道：「四房媳婦久病在母家。此分明是怪，師父莫要信她，只與我除妖可也。」道士說：「師兄，此妖非你方便勸化得了的，須是剿滅了她。」乃伏劍復入屋內。只見那婦人見了面笑道：「你這豹子妖精，自不知妖，卻要與人除怪。」道士看那婦人生得：

嬌滴滴如花似玉，顛巍巍體態盈盈。妖嬈一賣風情，任你老成本份，見了她，好似六月堅冰，也要化了歪心性。

道士見了，方才掣劍去斲，那婦賣弄著妖嬈，說出豹子妖精，動了道士原來根腳，只把心一疑猜，割不淨那愛色的魔障，卻被那婦人拿著一根繩子，套將過去。僧人見了忙叫：「師父，快把慧劍割斷妖索。」道士左揮右掣，哪割得斷，看看要變出豹的原身。僧人又叫道：「師兄何不定了心性，莫要疑猜。」道士方才明白，正過念頭，割斷了婦人套索，走將過來。那婦人卻又把套子丟起來套僧人，僧人笑了一笑，忙變了個不壞法身，快利如刀，那套索蕩著即斷。婦人見套索無用，便噴出一口涎水，頃刻那水潑來，倒有些厲害，道士掣劍不能斲，僧人揮刀割不斷。兩個抵擋不住，往屋外飛走，乃對老叟說道：「這個妖怪難除。我兩個要吞嚼了他也不難，只是又壞了我原來誓願。如今只得復回庵中，請教了我拜禮的高僧再來，定要與老叟剿滅了這怪。」老叟不敢留，當下兩個辭別老叟，老叟乃說道：「庵中既有高僧，我當同二位師父一往。」隨出門往庵來。道士便往原來路走，老叟道：「二位如何不認路徑。此條路到海潮庵，遠且荒僻，若從西過了苦樂二村，直行大路，便是庵也。」僧人問道：「如何叫作苦樂村？」老叟道：「原前不知甚故，兩村相離，不過十里。一邊叫做樂村，居人稠密，都是些富貴之家，其快樂的卻有許多等樣。一邊叫做苦村，居人卻不甚多，都是些貧窮殘疾之人，其苦楚卻也多般，不知是風水所招，又不知是地方傳來的惡俗。」道士聽了說：「師父，我與你探聽這個根因，若是能變轉得個苦樂均勻，卻也是個方便。」僧人道：「若是把苦村變了個樂村，可不更是個大方

便！」原來之苦、樂二村，中分大路，卻是往庵東西正道。中途有座小廟兒，有一個廟祝，侍奉香火。僧道與老叟走入廟來，廟祝接著，便問：「二位從何處來？要往何處去？」老叟便與兩個答應。廟祝又問：「二位必會誦經設醮。」道士答道：「誦經乃我這師兄本等，設醮我卻不會。」廟祝說：「不會設醮，想是會煉丹養砂。」道士說：「這都是旁門外道，我小道卻不會。」廟祝笑道：「哪個出家道友不知燒煉乃修行的要務。」道士說：「知道燒煉，斷乎不向人說；向人說的，斷乎不知燒煉。就說會燒煉，向人說，便是騙哄人也。」廟祝笑道：「師父，你既不會設醮，又不會燒煉，頭戴一頂道巾，身穿一領道服，卻會做些甚事？」道士說：「我只會苦的知道他怎樣苦，能與他轉變個樂處；樂的知道他怎樣樂，能與他說個長遠樂。」廟祝聽了，笑嘻嘻地道：「如此卻甚好。我這兩村，正在此苦樂不均，師父若能轉苦為樂，使樂到個長遠不苦，莫說樂村敬奉，便是苦村也感仰，就是我廟祝也報恩。」

當時聽了，便傳與兩村。早就有苦村一個貧漢走到廟來，望著僧道下拜說：「聞知師父會轉苦為樂，我小人苦已極了，特來請救。」道士問道：「你是何等苦？」貧漢道：「小人的苦，家徒四壁，糧無半升，常日忍饑，還要無衣受凍。」道士笑道：「這何足為苦？」貧漢道：「比那樂村，衣帛食肉，歌兒舞女之樂如何？」道士笑道：「他何足樂？」廟祝道：「師父，兩相比較，貧漢可謂極苦矣。」道士問道：「貧漢識字麼？」貧漢道：「略識幾個。」道士道：「尚有往籍前言可看，得意會理，尚有餘樂，不足為苦，不足為苦。」貧漢笑容而去。卻就有一個殘疾跛足，衣不遮體，走來問道：「師父如我這苦真苦，遍體傷瘡，兩足腐爛，肚裡無食，身上無衣，何等苦楚。」道士道：「尚有兩目可觀，雙耳堪聽，一時少住了痾癢，半盞可克了腹饑，尚有片時之快，何足為苦，何足為苦？」這殘疾跛著足，笑了一笑而去。只見一個老者，扶著一個聾瞽之人，虛喘喘拖病而來。那老者替他說道：「師父，這人苦不勝言，目不見，耳不聞，饑寒成病，可憐他苦說不出。」道士說：「尚有你老者扶持，何足為苦。你又代他能言，苦尚未極。且問你：他之聾瞽，是胎中瞎，是壯年聾？」老者道：「是壯年聾瞽的。」道士道：「更有聾瞽之趣。」廟祝笑道：「師父說差矣。」道士說：「我如何說差？」老叟也說：「師父說的果差。」卻是何差，下回自曉。